

【自白】

我是金代的网红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

中国的酒文化历史悠久，可以说是无酒不成席。诗仙李白曾写道：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

无论碗、杯还是壶，都是饮酒离不开的酒具。我便是一只注碗，和注子一起出生于金代时期的定窑，我们可是当时特别流行的窑口和瓷器。我的“学名”叫“温碗”，注子的学名叫“执壶”。饮酒时，人们将我俩配套使用，我用于盛热水，盛着酒的注子只要“坐”在我怀中，它腹中的酒便能保持适口的温度。

追溯我和注子的名字，北宋时期就有了，而且尺寸大小也有定式。北宋崇宁年间的《营造法式》上记载：“注子共高七寸，每高一寸即肚径七分，两段造，其项高径，取高十分中以三分为之。注碗径七寸，每径一寸则高八分。”

宋代孟元老在笔记体散记文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：“大抵都人风俗奢侈，度量稍宽，凡酒店中不问何人，止两人对坐饮酒，亦需用注碗一副，盘盏两副，果菜碟各五片，水果碗三五只，即银近百两矣。”由此反映出北宋流行注子、注碗，并且这类酒具价格不菲，是颇为讲究的器皿。

我的整体造型呈敞口，芒边，尖圆唇，弧腹，假圈足。白中闪黄好似象牙般的暖白色，是我们定窑瓷器的呈色特点。

定窑白瓷各具特征，有的偏白色、有的偏青色、有的偏黄色。这是由于那时的原料选择、配方比例以及焰火的温度控制完全靠人工，并且定瓷的生产还会受到不同时期气候等客观条件的影响，因此，我们出窑究竟是米黄色、青白色、象牙白还是乳白色，是白中泛黄，还是白中泛青，都是靠开“盲盒”。

我的芒口俗称“毛边”，是指盘、碗在入窑烧制前去掉釉的一圈边口后露出的胎骨。这是定窑的一种工艺特征。芒口曾经引起皇室和社会消费者的非议，但定窑就是定窑，不仅未因此改变芒口的存在，而且以芒口镶金、银、铜得到皇室贵胄的青睐，称为“金装定器”。

芒口去釉很讲究，并非随意去掉一圈釉了事，而是内宽外窄，一阳一阴，阳宽阴窄，按器皿大小而定。阳面刷去2—4毫米，阴面刷去1—2毫米，要求自然、顺畅，旨在用刀工体现定窑瓷器芒口的天真烂漫。因此，单看瓷器的芒口处理效果，就知道器皿的品位及陶工的水平。

除了芒口，我身体上还有优美生动的刻划花纹，给人以柔美悦目、温润恬静之美感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北方定窑瓷器的刻花流行莲荷纹、萱草纹等，这些纹饰由工匠继承北宋晚期的刻花单枝莲荷纹和萱草纹而来。

暖白的色泽，精致的芒口，生动的花纹，再加上出身名门，当时的网红非我莫属。

定窑白釉划花瓷碗出土于武川县大顺城村



芒口

芒口俗称“毛边”，是指盘、碗在入窑烧制前去掉釉的一圈边口后露出的胎骨，是定窑的工艺特征。

芒口工艺讲究内宽外窄，一阳一阴，阳宽阴窄，要求刀法自然、顺畅。



酱釉

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，兼烧白釉黑彩、黑釉、酱釉和低温铅绿釉、铅黄釉瓷及低温铅黄、绿两色釉瓷。

定窑白釉划花瓷碗

高10厘米，口径24.7厘米，底径11.6厘米，通体施白釉，内划荷花蔓枝卷草纹。



(本版图片由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提供)

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，定窑、汝窑、官窑、哥窑、钧窑有“五大名窑”的美誉，备受关注，颇具影响。其中，定窑古属定州境内，故名“定窑”，窑址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。

定窑以烧造白瓷著称，创烧于唐代晚期，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，元代以后逐渐衰落。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二楼第三展厅陈列着一只金代定窑白釉划花瓷碗。这是一只温碗，高10厘米，口径24.7厘米，底径11.6厘米，通体施白釉，质地坚硬，内划荷花蔓枝卷草纹。原本应有与之配套使用的温酒执壶。这件珍贵的定窑白釉划花瓷碗出土于武川县大顺城村，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该馆历史研究部的苏景昀介绍，金代定窑是在北宋晚期以来定窑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在直接继承的同时又体现出新的特点。

北宋中期，为了能在大量生产瓷器的同时节约燃料、降低成本，聪明的定窑工匠发明了先进的支圈覆烧工艺。烧造时，将碗、盘之类的器物倒扣，口朝下，放在内壁呈锯齿状的耐火匣钵内层层相叠。而之前的仰烧法是一件器物放入一个匣钵，不仅占地方，而且也限制了数量。

覆烧既可以充分利用窑内空间，使产量翻番，又能充分利用热效、节约燃料，降低成本。另外，在烧造时，由于器物口部紧贴垫圈，瓷坯支撑范围大，重心稳，收缩均匀，所以器物不易变形，外底因满釉而变得更加光滑。

覆烧的不足之处是瓷器有芒口。烧制时，器物倒扣，为防止器口与垫粘连，器口部不施

定瓷凝脂温酒香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苏景昀



精彩讲解扫码阅读



覆烧法

北宋中期，为了能在大量生产瓷器的同时节约燃料、降低成本，聪明的定窑工匠发明了先进的支圈覆烧工艺——烧造时，将碗、盘之类的器物倒扣，口朝下，放在内壁呈锯齿状的耐火匣钵内层层相叠。

荷花纹

定窑白釉划花瓷碗内，以柔畅的线条勾勒出荷花蔓枝卷草纹样，饱满、优美，富有立体感。通体釉色随划花线条的深浅改变而变化，刻刀深处，釉色略深，刻刀浅处，釉色略淡。

荷花



观点

共创多彩的文明

□谢伟 金萌萌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瓷器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，更是文化传承与艺术表达的载体。金代定窑白釉划花瓷碗，透过其细腻的工艺与独特的纹饰，我们可以探寻宋金时期女真人的饮酒文化。

女真人的饮酒文化别具一格。金代，饮酒不仅是社交的重要活动，更是表达情感、庆祝丰收、祭祀祖先的重要方式。女真人善于酿酒，尤其是以黄米为原料的“米酒”，更是宴席必备的佳酿。

金代定窑白釉划花瓷碗的出现，恰好为这一时期的饮酒文化提供了物质见证。金代，无论是宫廷宴会还是民间聚会，都离不开酒助兴，温酒便成为女真人饮酒文化中的一项重要习俗。他们相信，温过的酒既能提升酒的口感，还能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。因此，温碗的出现，不仅满足了女真人对美酒佳酿的追求，也体现了他们对健康生活的重视。

女真人好饮酒，这不仅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还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与族群认同。宴会上，通过共饮，增强了族群内部的凝聚力与归属感。饮酒还是外交与谈判的重要手段，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

女真人的饮酒习俗在历史的演变中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、从粗犷到精致的过程。金代初期，女真人饮酒只注重自然与淳朴，不讲究君臣礼仪和规矩。随着女真人与中原人的交往交流，他们的饮酒习俗逐渐发生了变化，开始讲究长幼辈分、座次朝向等中原礼制下的饮酒规矩。这一变化反映了女真人在吸收中原文化过程中的自我调适与变革。

金代定窑白釉划花瓷碗作为宴席上的珍贵器物，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，反映了女真人社会结构的阶层差异。可作为女真人饮酒文化的微观缩影，让我们领略到古代工匠的智慧与技艺，更激发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。在历史的洪流中，各民族的文化如同大河中的水滴，在碰撞中融合，共同创造出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。

(作者系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

史话

金瓷继承宋文化

宋代，文化繁荣昌盛，绘画艺术达到高峰，尤其壁画，成为展示当时社会风貌的窗口。宋金交替，社会虽历经动荡，但艺术的火种并未熄灭。金代在继承宋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，瓷器与宋代绘画交相辉映，独具风格。

宋代，壁画题材丰富多样，花鸟图案备受青睐。萱草也称“忘忧草”，有快乐美好的寓意，常出现在壁画中。

宋代文人崇尚简约、自然之美，壁画设色淡雅，多采用石青、石绿等冷色调，画面布局简洁明快，注重留白，给人以清新雅致之感。金代瓷器深受这种审美思潮影响，所以定窑白釉瓷器以纯净的色泽和流畅的线条取胜。

从工艺角度看，宋代壁画绘制需经过墙面处理、起稿、勾线、设色等多道复杂工序。绘制者需具备高超的绘画技巧和对色彩、线条的敏锐把握能力。金代瓷器制作同样工序繁复，如定窑的印花工艺，需先精心制作印模，再将印模上的图案清晰地印于瓷胎之上，对工匠技艺要求极高。

宋代壁画与金代瓷器都是当时文化内涵的载体。宋代壁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人们的审美观念。金代瓷器则在继承宋代文化的同时，融入游牧族的文化特色，瓷器造型独具风格，反映出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。宋代壁画与金代瓷器，两者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现了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貌，是研究宋金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艺术资料。

金代瓷器与宋代壁画在题材、审美、工艺、文化内涵等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它们见证了宋金时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，是中华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瑰宝，为后世研究当时的历史、文化、艺术等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，也为当代艺术创作与文化研究带来无尽的启示与借鉴。

(吴智 供稿)